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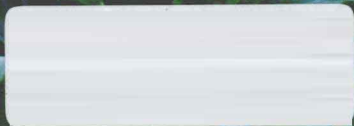
湖山有幸

杭州

卷

西湖自是阅尽沧桑，波澜不惊。然而湖边总有一些人竟自执迷不悟，生生不息。他们和西湖一样悠然，但却是西湖那种令人沉溺的闲散中，惟一存留的坚持。

国绘、朱喆、撰文·摄影



读图时代

杭州

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

湖山有幸 杭州

国绘、朱喆撰文·摄影

卷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. 湖山有幸·杭州 / 国绘、朱喆撰文·摄影. --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461-3212-9

I. ①中… II. ①国… ②朱… III. ①名人-故居-介绍-杭州市 IV. ①K87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2456号

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

湖山有幸 杭州 卷

HU SHAN YOU XING HANG ZHOU

国绘、朱喆/撰文·摄影

出版人: 任耕耘
责任编辑: 司雯

装帧设计: 曹娜 郁万鹏
责任印制: 戚帅 李磊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(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: 230071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

营销电话: 0551-63533762 63533768
电 话: 0551-64859368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书 号: ISBN 978-7-5461-3212-9

印张: 7 字数: 150千字
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言：

重拾湖光潋滟处 路过山色有无中



这是一本关于西湖边故人、故居、故事的书，写书的，却是现在西湖边的两个人——一个留人，一个过客。说到底，其实无非是路过的人，住着的人，住过的人，和一直都在的西湖。我们必须感谢西湖，它既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，也安抚着南来北往的过客，更接纳了形形色色的停下来不走的人。而正因如此，在漫长的时间和空间里，我们可以暂时停留在这湖边，从里、从外，静静地看着这一直都在，且一直都在变的西湖。

重拾湖光潋滟处

在去上海读书以前，作为一个杭州人，我虽然也知道西湖好，但更多的是沉浸于其中的慵懒，从未主动去发现它具体好在哪里。西湖的四周只不过是儿时和父母散步的场所，是读书时逃课的最佳去向，是和初恋女友坐着聊天直到街灯黯淡的背景。这次从上海回来，太久地穿梭于密布的高架下，太久地在地铁中挤上挤下，太久地呼吸着污浊的空气，太久地远离真正的山水，我才明白生活在杭州的难能可贵。而通过造访每个



中 国 名 人 故 居 游 学 馆

故居，我接触到了太多以前没有到过的角落，才惊喜地发现，尽管西湖已经在我骨髓里，但我却忽略了它太多的风情。上海的小资们流行看探索频道(DISCOVERY CHANNEL)。我素来鄙夷小资，惟独同样钟爱DISCOVERY。于是此次途中，合作者笑称我将要REDISCOVER 一遍西湖了。确实如此，以前用来打牌的金沙港，现在我可以带着酷爱京剧的父亲来瞻仰盖叫天了；以前讨厌的喧嚣的花港观鱼，现在有了一处分外幽静的蒋庄；以前号称爬遍的葛岭，现在才找到个陌生的角落；也终于发现了一直敬仰的诸多教育大师们在杭州生活的痕迹；还顺带着勾起了一些几乎忘却了的儿时记忆，可谓收获颇丰。当然，最珍贵的，还是我终于能再度更深地贴近到西湖的怀抱之中。

路过山色有无中

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。对于西湖，我不是个游人，而只是过客。

对于我，西湖就像一个最为熟稔的梦境，最为亲切的故



湖 山 有 幸 · 杭 州 卷

事，最为遥远的前尘，最为清晰的迷幻。它是一个还未到达就已烂熟于心的典故，还未谋面就已经了然于心的惊艳。就像西湖边的故人们于我的探访——似是而非、忽远忽近。因为有太多牵挂、揣度和遐想，即使是初遇，也总仿佛旧梦重温。

而一旦真正到达，它却褪去了所有预想的光华，只剩下那些四处密密麻麻的文字依然还让人齿颊生香。我曾经几乎以为那只是空洞的文字的躯壳，因为真实的西湖让我失望。什么是真正的西湖呢？在湖上坐坐船、吃吃瓜子，在新旧十景逛一逛，在各种文字、塑像下合影留念，在无处无人的湖边听各种嘈杂的方言？或者是身陷这些红尘喧嚣之中而又无处可逃？

我并不能知道真正的西湖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它至少不仅仅是如此一个旅游胜地。尽管在某种意义上，它的确是中国最古老又最为成功的城市公园，其营造的时间之长、空间之大、参与者之群策群力，都堪称奇迹。在中国，可能我们再也找不到哪个城市像杭州一样，和一个湖的命运如此唇齿相依。自秦代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，历经2200余年，以唐代“六



中 国 名 人 故 居 游 学 馆

井”为起点，经过唐、吴越、宋、明四个阶段的韶华鼎盛，城和湖一直在相互进行着自我营造。分不清孰先孰后，有山，有湖，有人来，有人走，有人留，最后，就成了这样的西湖，这样的杭州。

人们常把杭州与苏州并称天堂，而西湖的天然之胜自然也就对应着园林的人工之绝。但事实上，所谓“天然”的西湖却不折不扣地是一个伟大的人工湖。从白居易的筑堤开始，钱塘湖已经由天然湖变成了人工湖。接下来再由水利工程逐步发展为风景名胜，西湖与杭州的城市化进程越发相互促进，密不可分，终在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达到顶点。

“江山还要伟人扶。”既然连杭州最引以为豪的“天然山水”都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，那么还需要什么来说明这湖边上来来回回、亭亭走走的那些人对于它的意义呢？没有那些一提起西湖就会想起他们，或是一提到他们就会想起西湖的人，西湖也的确仅仅是一个大点的公园而已。没有那些文字上的、丹青中的、粉墨里的、茶余饭后传说里的西湖，没有那些形形色



湖 山 有 幸 · 杭 州 卷

色的西湖人物，西湖也就是一碗没有回味的糖水而已，而不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总令人萦怀的所在。

在西湖，我总像是在迷路。因为有太多历史、传奇和变动的现实掺杂在一起，又都被一种轻描淡写，甚至懒散缱绻的“杭州气味”所解构。西湖自是阅尽沧桑，波澜不惊。然而湖边总有些人竟自“执迷不悟”，生生不息。他们和西湖一样悠然，但却是西湖那种令人沉溺的闲散中，惟一存留的坚持。当我与他们在西湖相遇，迷路的我听见了那样的声音，于是寻声而去。而闲散的我所能努力的全部，只是经由他们的痕迹，去抚摸流动的时光，去映见所谓的历史和现实。

西泠印社

社結西泠人且長

印傳東漢今猶昔



第一章 西湖的“里”，北山的街/1

且听风吟，林下入眠 林风眠故居/2

粉墨春秋，豪情叫天 盖叫天故居/16

空山夜雨，栖霞宾虹 黄宾虹故居/35

第二章 风过西泠，雪残断桥/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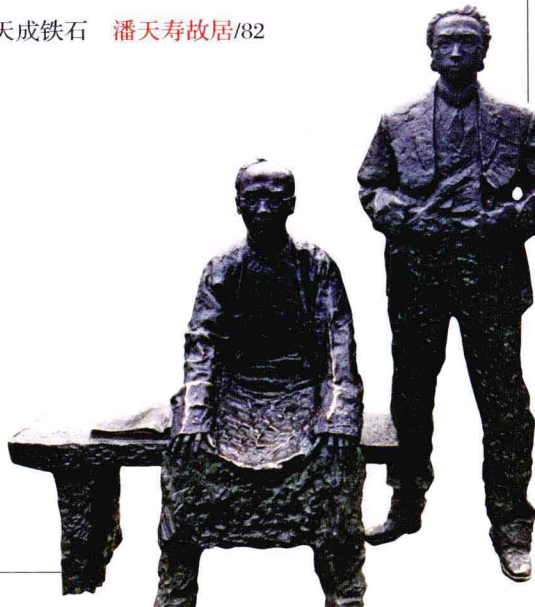
曲园春在，逢人说梦 俞樾、俞平伯故居/48

西泠片石，明月前身 吴昌硕故居/59

第三章 西湖之外，潮到钱塘/69

红尘炽处，究竟清凉 弘一法师故居/70

气结殷周，天成铁石 潘天寿故居/82



第四章 湖山之间，市声之中/93

情多酒醉，风雨茅庐 郁达夫故居/94

懵懂少年，缘缘前生 丰子恺故居/105

第五章 宦海商界，红顶布衣/115

机声茅店，人迹板桥 都锦生故居/116

满城风絮，一身憔悴 胡雪岩故居/128

不拘一格，剑气箫心 龚自珍故居/145

第六章 燕园故人，浙大旧友/153

清雅遒劲，一代儒宗 马一浮故居/154

文映秋月，身逸孤山 蒋梦麟故居/163

有意桃李，无心龟鹤 马寅初故居/173

第七章 文理辉映，桑梓留名/183

生随光影，魂系江南 夏衍故居/184

惊涛易跨，草庐难留 茅以升故居/194

琴音可鉴，燕能双飞 钱学森故居/201

后 记 /211





第 章

西湖的「里」，北山的街





且听风吟，林下入眠

林风眠故居



这是一个渚清沙白鸟飞回的世界：落霞孤鹜，秋水长天，断雁只默然西风，芦荻却山雨欲来，眉眼清秀的仕女如日照的蓝田。当然，还有尽染的层林，枝上繁花般的麻雀，桌上的瓶花总仿佛被高烛夜照，而满纸的线条都只是那白鹭翅上的羽毛。当然，还有那些几何化结构、鬼魅般光影的京剧场景，那些几分马蒂斯、几分毕加索的抽象又灿烂的女人。



◆ 林风眠故居门口的小径

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，它分外澄明沉淀，又分外神光离合。

连这“分外”，也用起来又分明，又平静，又妥帖，不是平地惊雷，而只是信马由缰，停车坐爱，于是自己也就化在风里，成为那醉红自暖中的一片。而我们，是那只孤鹜，那只麻雀，那些芦苇，那些瓶花，那些台上的水袖眉眼，那些乡间的村舍炊烟。处处青春烂漫，细细日积月累，而刚刚描画得当，正待风声

水起，才发现不知不觉中，自己已经被风中絮语、水中光晕，暗暗地催眠入睡了，却又从来难得如此的清楚明白。

那些沉静中的，寻常又异常的生机，没有喧闹，只是盎然；也许孤寂，仍是温暖。

对不起，差点忘了，你正在听。

如果你听不懂我的说话，我真的分外抱歉。——那不是我，而是风。

我只是被风催眠的某一条光线。

而无数这样的光影与线条，就在那个人的画里。那是一个寂然无声的世界，却时刻日暖生烟，暗香浮动，轻描淡写地抚平了理想与现实的界限，也不动声色就催眠了带路寻人的我。

我说的人，是林风眠。



◆绿色掩映下的故居



◆ 林风眠作品《樱花小鸟》，约作于20世纪60年代

这是我们在西湖的第一站，而我注定不是一个称职的导游。我在去第一站的特快上就迷路了，梦里草木清香。而从幻想的水墨世界里醒来，车已到站。那些草木香却还分明在四下弥漫，分不清是从梦里溢出了梦外，还是从梦外浸入了梦里。

我站在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通路口，杭州植物园的大门就在侧对面。由于一路都是林荫，街上的车水马龙都闹腾不起这里的清幽。此时此地的杭州，是不见西湖的杭州，却异常神清气爽，反没有大日头下湖边蒸腾的粘稠。

我在层层绿色的空气里看过去，一眼可以看见对面那个不深不浅、不大不小的院落。已经有了足够遗世独立的景深，但还是安安静静地在这世间坐落着。

忽然让人想起传说中的一种鸟，甘愿敛了双翼，舍了青天，栖息在这温暖又波折的人间。

院子门口守着一块大石头，上面有字迹如青苔微濡，那是吴冠中的题字——“林风眠故居”。由林的学生吴冠中来题这个

字，真是天造地设的合适。我和脚下的小径一起从门口伸延而入，那幢西式二层的青砖小楼立在尽头的树荫里。暗朱色木框的玻璃窗落落大方地列在小楼四壁，通透着内外的光线和空气，更像是一个明净温暖的鸟巢，透着青春的欢喜。

1928年春，年仅28岁的林风眠应蔡元培之聘来到孤山，就任国立艺术院（后更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）首任院长。1934年，他在玉泉马岭山下建造了这座拥有客厅、卧室、画室、露台、地下室和草地的西式私寓，取名玉泉居。在这幢小别墅里，大师度过了他西子湖畔的青壮年时代。除抗战时随学校迁往四川外，直到1951年离杭赴沪，他在这里居住了十余年。

从小楼南面那段短短的台阶走上去，墙上悬着的又是吴冠中的“五字题匾”。这一次，是刻在木头上的，棕黄本色的木纹，衬着墙上青砖错落的线缝，有种朴素清朗的温存。正门里迎面墙上一方大镜框，里面是那篇有名的《林风眠自述》。这样的“述”，是我每次一想起来都要禁不住掉眼泪的。

“我出生于广东梅江边上的一个山村里，当我六岁开始学画后，就有热烈的愿望，想将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。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里，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，仍不时回忆起家乡片片的浮云、清清的小溪、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。我感到万物在生长，在颤动。当然，我一生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童年的梦想，不单单是青年时代理想的实现。记得很久以前，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。现在，我已活到我祖父的年岁了，虽不敢说是像他一样的勤劳，但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，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。——林风眠。”



◆故居铭牌

而那老人，就在右侧墙上温悯地看着我。那是一张老人晚年的画像，幽暗的背景中有他笔下的各种花鸟人物。穿着白衬衫的老人家端坐着，眼若清泉，含着汨汨的会心与慈悲。

一楼左边一间是原来的客厅，现在成了陈列室。右边一间是曾经的卧室，家具仅一椅两方榻，榻上有两张林风眠法籍妻女的黑白相片。甬道的墙壁上都是先生的小幅画作，小张的《宇宙锋》在一个暗处如脸谱焕发出光亮，顿时使室内添上了移魂换影的鼓点。但也是明朗的，如午后的阳光在细细喧哗。爬上窄而高的楼梯，二楼是整间宽敞明亮的画室。家具仅一床榻一画案，阳光照在单人床榻的白被单上，仿佛正在睡眠里温和地呼吸着。顶壁、墙面和地板都以本色木纹板拼嵌，四壁的方窗两两相对，透进明净的光线。而风从窗外的树荫下钻过来，在厅堂里四处飘扬。

阳光，阴凉，树影，草香，透明的空气，简单的温暖，住在这样房子里的人，应该曾经有着怎样的一种幸福？

但事实上，玉泉居里的林风眠，并不全如此情此景般清净自